

現代
名小說
述畧

光華書局刊

近代名小說述略

張 威 廉 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1980 七月付印
1980 八月出版

1 ————— 2000

本書實售大洋三角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輯大意

我們讀「莊子」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一句，不能不覺得有些惕然自警吧。可是，現在的「知」和以前的「知」的範圍，廣狹又迥乎不同了！在這光陰越嫌少，應知的事物越嫌多的時代，我們假使想略知現代歐洲小說界的大勢，當感到何等的困難？把文學史裏舉出的幾部名小說來卒讀已是很不經濟而難能的事。況且歐洲一年不知出版多少小說，

最近出版的，不見於文學史，何從擇取？再則著名的小說國內譯出的不多；解外國文的，更未必都有那所解的文字的譯本。

因想解決這個難題，編者選取近五六十年來歐洲最膾炙人口的名小說，把牠們的內容敘述出來，每篇之首，冠以作者的小像和他的略傳，使國人以少許的時間，得知近代歐洲小說的大勢。爲免避枯燥並極力保持原作的風格起見，原本有精采的地方，簡直把牠用忠實的句節譯出來，所以雖是敘述長篇小說的大意，卻可作緊張的短篇小說讀。

乖誤的地方，在所不免，讀者倘不吝賜教，深幸深幸。

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編者識

近代名小說述略

目 錄

拉斯谷尼谷夫

鉄爾烏倫司比葛兒

婀 娜

熱米那爾

陶良格萊的書像

隧 道

俄國屠斯安以夫斯奇著

比利時科斯忒著

俄國託爾斯泰著

法國左拉著

英國王爾德著

德國刻勒曼著

拉斯谷尼谷夫

俄國屠斯安以夫斯奇著

屠斯安以夫斯奇 (F. M. Dostojewski) 於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醫生。他學於彼得堡的軍事工業學校，可是
早歲便從事著述。一八四九年他因革命運動，被逮下獄，判處死刑，
上斷頭台時始獲赦，減刑九苦上四年。

他的小說裏，貫徹著他的一個信條，便是：人是善的，即使在他

的肉的最深的迷惑中。

「拉斯谷尼谷夫」(Pasquetti)這篇小說以描寫犯罪者心理見稱，牠原名「罪和贖罪」，可是他自認這個名稱不甚確當，因為他既以爲人是善的，那麼祇有命運，沒有什麼喚作罪的了。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屠斯托尤斯奇死，傾國的人士都到他靈前來弔奠。

拉斯谷尼谷夫從樓梯上偷偷地溜了下去，免得碰見了房東太太。他貧困極了，爲了房金問題，要想躲避支吾的方法，幾乎絞乾了他的腦汁。他是個善良而都麗的少年，可是爲飢寒所迫，流落得和附近的彼得堡貧人區的貧人一樣了。

他走入一所木工銅匠等貧民雜處的貧屋中，從後邊小梯潛行上樓，按那五層樓的門鈴。一個鼠眼鷹鼻的乾癟老婦開了他進去。這個押舖女掌櫃的臥室，他一眼都看清了。她走入後面一個由竹布幔隔着的小間裏去。他還聽見她鎖櫃子的聲音。

他取了一羅比十五分的押款走出來，心頭胡亂地充滿了思想，計劃，怨憤。到家裏接到一封由他姊姊寫來的信。她寫她預備嫁一個慈善的男人，這個男人很不慚愧地在他向她求婚的時候說道：「我需要一個貧極而自知她本身完全繫賴於她男人的恩惠的妻子！」

拉斯谷尼谷夫深知他母親和他姊姊的心理。她們不用直說，因為家境貧乏，他的姊姊將送給一個不高尚而有錢的人，以減輕家裏的負擔而使她弟弟能夠從困窮裏奮闢，卒了他的學業。因為他是一家的希望和光榮，在他的將來一

切都可以期望着的。

他能夠同意這個犧牲麼？不能。怎樣阻止她們呢？

——這些問題都不是新發生的了。他的憂慮早已一天一天的積着。這封母親來的信好似他的愁霧中一個閃電。沒有坐着抑鬱的工夫了。要做纔行。於是他又上街去。

他走過了乾草市。聽得了前面兩人談話的片斷。一個是那押舖女掌櫃的妹子，那一個是個不認得的男子，她說明天晚上七點鐘要到他那裏去。「那麼明天七點鐘那女掌櫃一個人在家了。」他一邊走，一邊好似已經判決了的人，祇得聽法律的發落，不能再有所反抗了。他這樣巧聽見了這個消息，她明天七點鐘獨自在家，附近又沒有偵探，他還用什麼思索呢？

後來他在一個小酒店裏聽得兩個男子談論那押店的女掌櫃，一個是學生，也是她的一個主顧。拉斯谷尼谷夫便默然想道：

「我可以把這個老妖婦殺了，奪她的財產，我想，我做這事並不喪昧良心。試看——一邊是一個愚昧無智，又惡又病而無益於人的老婦，——一邊是青年有爲的精力，因爲得不到扶助而墮落的遍地而累千。——因死一個而活百個，這是個易解的算題。她的生命不見得比一個竈一個虱值錢。」

拉斯谷尼谷夫回到家便睡，失了知覺似的到明天晚上六點鐘纔起來。他把一塊切成煙盒大小的木片緊緊的包好紮好了。那老婦把這個抵押品上面的結解開的時候，正是他的機會。斧呢？他也不知道上那裏去找！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他計劃的愈周密，他覺得愈暈亂。他似乎一切都計劃妥當，又復胡亂地完全忘卻了。今天是一切都要解決的一天，他的舉動都成了機械式的，他身子似乎被人執住了，任憑顛倒，絲毫沒有抵抗的能力。

斧子在無意中忽然找着了。祇要惡魔願意，何物找不着呢？

那屋子的三層樓上有一個泥刷匠正在做着一間空屋裏工作。他走到五層樓時，在房門口聽了一會。很是靜寂！他按了幾次鈴，老婦始開了門。他逕自走了進去，遞給她那抵押物。她很狐疑地問道：「你的臉上怎麼這樣慘白？你的手也在抖着。」「我受了風寒，沒有吃東西，所以顏色慘白了。」她深信不疑，便拿了那小包走到窗前去打開。拉斯谷尼谷夫覺得自己很懦弱，恐怕手裏的斧子也要掉下來了。他砍了她三下纔死。——

他於是翻她篋中的貴重押物。忽然，他嚇呆了，他看見了死者的妹子。

恐怖心便慢慢地逼迫他執行第二次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兇行。假使他這時能仔細地看一看，想一想，假使他把他處境的一切困難，一切失望，煩惱，錯亂的情形一為設想而覺得他還要經過多少的患難或

罪行，那麼他定將解脫一切而自殺了。

他到家便睡着，真和患了感冒一樣，被惡夢纏繞着。他醒來奉到警察署的傳喚，疲憊恍惚地走去。可是沒有什麼大關係。一張借據，是他出給女房東的，早已過期了，所以她便起了訴。可是在警察署裏他感到莫大的痛苦。他無意中聽見警察官訊問兩個發現這椿謀殺案的學生。他聽見檢察官和旁的官吏怎樣把一段一段的事情湊集起來又怎樣討論緝查兇犯的辦法。他耐不住便倒倚在門上。——輪到訊問他的時候，他坐在一只左右都欄住的椅子上——四圍密佈了嫌疑的空氣。

「你病了很久嗎？」那檢察官依耶彼得費齊問。

「昨天起的」——「你昨天出去了嗎？」——「出去的。」「什麼時候？」——「晚上八點鐘以前。」「可以告我上什麼地方去的麼？」

——「街上。」

他回家便病倒在床上。常是半夢半醒地一會幻想着警察來搜查他的房屋，一會又想起那金指環。這樣胡亂癡迷了四天，有人給他母親帶了錢來。他纔清醒過來。他醒時看見幾個來訪病的人；這些人或者早已來過，他的囁語也都被他們聽去了。誰知道呢？還有來看護他的同學友人，常把這段謀殺押店女掌櫃的新聞講給他聽，使他心裏難堪。他們出去後，他不禁躍起說道：「上帝啊，他們都知道了沒有呢？」便又倒下去睡着。

拉斯谷尼魯夫是個拘謹自持的人，自從殺人之後，他愈覺得社會是萬惡的淵藪了。他對於他自己行爲之感觸和恐懼犯行發現之念刻不能去懷。來訪問他的人愈多。又是談論那押店女掌櫃的兇案。他們講在二層樓作工的一個泥刷匠給他聽。那泥刷匠已經押起來了，因為他想押當一個在三層樓門背後拾得的飾

物。拉斯谷尼谷夫想道：「哦，原來如此！」他猝然很關心地問道：「門背後麼？掉在門背後麼？掉在門背後麼？」——這種情形能不令講給他聽的人起猜疑呢？

一天晚上有一個醉漢破馬車輾斃。這個人是拉斯谷尼谷夫所熟識的，他終口沉緬於醉鄉，把他的女兒淑耶，一個「貧的小安琪兒」，送到街上去賣淫。她得來的錢，應當可以贍養她的雙親和弱妹了，卻常被她父親在小酒店裏買了一醉。拉斯谷尼谷夫便命人把尸身抬到死者家中，有人叫了淑耶出來：十八歲，穿着很可憐又可笑的，很奪目的妓女衣服，一個慘白的臉盤上生着一對豔麗動人的碧眼，那時她又蠢又討厭的母親正害了肺癆似的一邊噙着一邊在房裏亂跑。拉斯谷尼谷夫觸動了惻隱心，便把他剩下的母親給他寄來的錢二十羅比都

給了那寡婦而走。

.....

他現在又到檢察官彼得費齊那裏去從被害者的遺物中領取他的抵押物。檢察官笑道：「我已候着你了。」拉斯谷尼谷夫嚇了一跳道：「他都知道了一！」那檢察官和他談論他以前在報紙上刊載的一篇論文。這論文裏討論的是犯人在犯罪時和犯罪後的心理狀況。「你的意思是有了一種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殺人而法律不適用於他。」彼得費齊把拉斯谷尼谷夫論文裏的意思這樣地解說，再用別的話來探索他道：「你分別人類爲普通和非普通兩種。普通的人必須在約束中生活而沒有踰越法律的理由。非普通人則可以不注意法律。」拉斯谷尼谷夫窺破了他的意思。他說道：「我論文裏的意思不盡然，我祇說，非普通人有越出法律的理由，假使他抱着一種對於人類大衆有利益的思想，而有超越法律的

障礙之必要。我們譬如以人類的先覺和倡法律者如盧庫，穆罕默德說，他們都是犯罪者，他們雖使大多數無辜的人民流血，然並不因此而退縮。假使一個人有跨過一個尸身的思想，他的理智便可斟酌了那思想的輕重而允許之。這是我論文的本意。」……「哦，哦，」彼得費齊說道，「我現在知道你怎樣地觀察犯罪了。可是你試想，假使有一個少年人，他自命爲穆罕默德或拿破侖，那麼他初次的犯罪是順從了他的意志而謀財了，是嗎？」哦，拉斯谷尼谷夫猜透了他的意思。「何必這樣？捉賊便了！」「假使已經捉到了？」——「驅逐他」——「良心呢？」——「要是他有良心，假使他自己覺得錯誤了，良心上定受痛苦。」——「那麼那些大人物不覺得痛苦麼？」——「也有痛苦，假使他覺得犧牲過甚。」拉斯谷尼谷夫想了一想又道：「真的大人物一定感到世間的大痛苦。」——彼得費齊說道：「你寫這篇論文時，大概不見得不自認是一個非普通的人吧！」——